

语言研究论丛

(第七辑)

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论丛》编委会 编



语 文 出 版 社



YUYAN YANJIU LUNCONG
语言研究论丛

(第七辑)

南开大学中文系《语言研究论丛》编委会编

YUWEN CHUBANSHE
语 文 出 版 社

YUYAN YANJIU LUNCONG

语 言 研 究 论 从
(第七辑)

南开大学中文系 编
《语言研究论丛》编委会

*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9 印张 226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15.00 元

ISBN 7—80126—162—3/H ·36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目 录

台语 tɕ-、s- 组声母的字和汉语 的深层对应.....	邢公畹(1)
粤语壮语关系词的分类问题及 类别例释	刘叔新(33)
《越人歌》解读	郑张尚芳 著 孙琳、石锋 译(57)
秀洞和启蒙的侗语声调的分析	石 锋(66)
从高丽语(Korean)由汉语借入的	
成分谈外来成分的某些性质和特点	周 莹(77)
重言词语和词语中重言成分的研究	王吉辉(88)
专名词语的类别.....	胡中文(102)
黄侃的《尔雅》研究.....	徐朝华(109)
非自主动词与否定副词的搭配律	
汉语的介词、介词短语与格	洪波、关键(124) 金昌吉(138)
与“V 到 NP”格式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	项开喜(156)
与“给”字句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	袁明军(181)
关于虚词复音化的一些问题.....	解惠全(194)
先秦汉语助动词系统的形成.....	白晓红(211)
东汉佛经和《世说新语》中“都”的用法.....	陈宝勤(230)
论隐语.....	
陶渊明诗文韵部的归纳与分析.....	石 林(239) 冯志白(255)
韩、日留学生汉语学习中的语音干扰	张 旭(270)

LINGUISTIC STUDIES

A SYMPOSIUM

Volume 7

Contents

- The Corresponding of Deep Layer
between the Initial Consonant
t_e-s- Characters of Tai-Languages
and of Chinese Xing Gongwan(1)
- The Classification Problem of
Relational Words in Cantonese
and Zhuang-Language Liu Shuxin(33)
- Decipherment of Yue-Ren-Ge Zheng Zhang Shangfang
Translated by Sun Lin & Shi Feng(57)
- The Analysis about the Tone
of Kam-Language in Xiudong
and Qimeng Shi Feng(66)
- On Some Natures and Features
of the Components of
Foreign Origin from Chinese in Korean Zhou Jian(77)
- Study for the Double-Words Phrase
and the Double Components

in a Word or Fixed Expression	Wang Jihui(88)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Proper Noun	Hu Zhongwen(102)	
The Study on 《尔雅》 of Huang Kan	Xu Zhaohua(109)	
The Law of Collocation of Nonvolitional Verb and Negative Adverb		Hong Bo & Guan Jian(124)
On the Preposition, Preposition Phrase and Case	Jin Changji(138)	
Syntactic and Semantic Problems Related to “V 到 NP” Forms		Xiang Kaixi(156)
On the Syntactic Semantic Problem with “给”-Sentence	Yuan Mingjun(181)	
Some Problems that Single Syllable Changed into Double Syllables in Function Words		Xie Huiquan(194)
The Production of the Auxiliary- Verb-System of Chinese before Qin		Bai Xiaohong(211)
The Use of Adverb “都” in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of West Han and 《世说新语》		Chen Baoqin(230)
On the Argot	Shi Lin(239)	
The Inducement and Analysis on		

the Rhyming Parts of the Poems
and Writings by Tao Yuanming Feng Zhibai(255)

The Sound Disruption in Chinese
Study of Korean and
Japanese Student Studying
Abroad Zhang Xu(270)

台语 tɕ - 、s - 组声母的字和 汉语的深层对应

邢 公 晚

0. 解题

0.1 如果汉台两语中各有一群意义不相同的“同音字”，都能在意义上和音韵形式上互相对应，我们就管它叫“深层对应”（或“多层对应”）。作者认为研究印欧语所用的历史比较法可以称为“形态学比较法”（morphological comparative method），这种方法不适用于研究汉藏系诸语言之间的发生学关系。查寻“深层对应”体系的方法可以称为“语义学比较法”（semantical comparative method）。中国古代语文学没有语法学，而有名学和训诂学（训诂学即“前语义学”，《尔雅》在古代是一种“名”书），这是由中国古代语言的内部原因决定的；而西洋古代语文学就有语法学，这也是由印欧系语言的内部原因决定的。清朝末年，马建忠初步地认识到人类语言的“普遍性”，从而西洋“葛郎玛”（Grammar）得以创造性地移植进来，使当时研究传统释词析句之学的人们耳目一新。

0.2 现在我们约定几个符号，把深层对应的公式写出来：用 C 代表“汉语一个词形”，用 T 代表“泰语一个词形”，用 M 代表“汉、泰语的词义”，用小的 S 代表“细微差别”，用“：“代表“两个单词对应关系”，用括号“{”代表“一组对应关系”，那么最基本的公式有下列 A、B 两个：

$$\text{公式 A: } \begin{cases} CM_1 : TM_1 \\ CM_2 : TM_2 \end{cases} \quad \text{公式 B: } \begin{cases} CM_1 : TM_1 \\ CsM_2 : TsM_2 \end{cases}$$

公式 A 的例子如 1.1.1 节“雀”“爵”例。当然，对应关系组可以多于两层，如 1.3.6 节的“沉”例，1.3.2 节的“主”例。公式 B 的例子如 1.2.3 节“七”“切”例，对应关系组也可以多于两层。公式还可以多所扩展，如用 Z 代表藏文，加上“:ZM₁”等等。

0.3 现在用台语 tɕ - (及 tɕh - 、dʐ -)，s - (及 z -)声母的一些字和汉语的深层对应来说明“语义学比较法”。

1. 台语 tɕ - (及 tɕh - 、dʐ -)组声母字

1.1 台语 *tɕ - 和汉语 *ts - 对应：

1.1.1 泰语 tɕø:k⁷ < *tɕ - (CT. 页 164) 有两个可以和汉语对应的义项：1) 麻雀，又称 kra⁷tɕø:k⁷。甲骨文有“雀”字，从小、隹，和《说文》写法相同。《说文》段《注》：“礼器象之曰爵。爵与雀同音，后人因书小鸟之字为爵矣。”甲骨文又有“爵”字，像非常精致的高脚酒器之形，和出土的商代爵 tsɔk⁷ 相似；2) 祭祀用的高脚酒杯 (Chalice，见 MCFarland 页 234)。西双版纳 tsɔk⁷ 和龙州壮语 tɕø:k⁷ 都有“麻雀”“酒杯”两义；所以我们可以有下列深层对应式：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tsø:k}^7 < *tsjawkw, “雀”: 泰 tɕø:k}^7 < *tɕ - “麻雀” \\ \text{广州 tsø:k}^7 < *tsjawkw, “爵”: 泰 tɕø:k}^7 < *tɕ - “高脚酒杯” \end{array} \right.$$

上古汉语药部字可以和泰语 -ɔ:k 韵字对应：

$$\text{广州 tsø:k}^7 < *tjakw, “酌”: 泰 tha:k}^7 < *th - “倒(酒、米)”$$

$$\text{广州 pa:k}^8 < *prakw, “曝”: 泰 nɔ:k}^8 < *nɪ/r - “外面”$$

$$\text{广州 na:k}^8 < *nrakw, “搦”: 泰 jo:k}^7 < *?j - “逗(小孩)”$$

1.1.2 泰语 tɕup⁷ < *tɕ - (CT. 页 164) 有两个可以和汉语对应的义项：1) 吮吸，如 tɕup⁷hɔ:i¹“吮吸螺肉”。《广韵·合韵》：“呻，入口。子苔切。”也写作“咂”。旧题汉郭宪《洞冥记》：“不食五穀，唯咂叶上垂露。”2) 接吻。泰语称“接吻”为 tɕu:p⁷，是同一个词的

变体，阿含语 chup“接吻，吮吸”可证。安庆高河埠方言称“接吻”为“咂(tso⁷)嘴”，但广州口语称“吸吮，接吻”为 tsy:t⁷。藏文 hñzib^s“吮吸，嘬”，拉萨说作 tɕip¹²，可以比较。这样，我们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 tsa:p^7 < *tsəp, “咂”：泰 tɕup^7 < *tɕ - “吮吸” \\ \text{广州 } tsa:p^7 < *tsəp, “咂”：泰 tɕə:p^7 < *tɕ - “接吻” \end{array} \right.$

上古汉语缉部字可以和泰语 - up 韵字对应：

广州 khab⁷ < *hjəp，“翕”：泰 hup⁷ < *h - “闭(口)”

广州 lap⁸ < *gljəp，“笠”：泰 kup⁷ < *kl - “笠帽”

1.2 台语 *tɕ - 、*tɕh - 、*dʐ - 、*s - 和汉语 *ts - 、*tʂh - 、*s - 、*r - 对应：

1.2.1 泰语 tɕa:n¹ < *tɕ - (CT. 页 164) 有两个可以和汉语对应的义项：1) 盘，杯。《方言》卷五：“盞，杯也。自关而东，赵魏之间曰斚，或曰盞。”2) 混合，搀和，如 kha:u³tɕa:n¹nam⁴“羼水饭”。《说文·轝部》：“羼，相厕也。从轝在尸下；尸，屋也。一曰相出前也。”初限切。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 tsa:n^3 < *tsrian “盞”：泰 tɕa:n^1 < *tɕ - “盘，杯” \\ \text{广州 } tsha:n^3 < *tshrian “羼”：泰 tɕa:n^1 < *tɕ - “羼杂” \end{array} \right.$

1.2.2 泰语 tɕuk⁷ < *tɕ - (CT. 页 164) 有两个可以和汉语对应的义项：1) 塞住。甲骨、金文都有“塞”字。《诗经·七月》(《十三经》页 391)：“塞向墐户。”《广韵·德韵》：“塞，满也，窒也，隔也。苏则切，又苏载切。”2) 椎髻。《广雅·释诂四》：“鬟，髻也。”《广韵·代韵》：“鬟，髻也。仓代切。”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 sak^7 < *sək, (又 *səg') “塞”：泰 tɕuk⁷ < *tɕ - “塞住” \\ \text{广州 } tsho:i^5 < *tshəg “鬟”：泰 tɕuk⁷ < *tɕ - “椎髻” \end{array} \right.$

“塞(洞)”藏文为 hñgog, 缅文为 hso¹, 可以比较。

1.2.3 泰语 tɕet⁷ < *tɕ - (CT. 页 164), 义为“七”，如 phu³ tɕha:i¹tɕet⁷khon¹“七个男人”；泰语 tɕhet⁸ < *dʐ - (CT. 页 168), 义为“擦”，如 tɕhet⁸nam⁴“把水擦干”。甲骨文有“七”字，丁山认为

“七”是“切”的初文，“七”字的写法可以表明切物为二，自中切断之象；而“切”字也是刀七声。“切”也写作“拗”。《广雅·释诂三》：“拗，摩也。”《广雅疏证》（页 78）：“《集韵》引《字林》云：‘拗，摩也。’《魏策》云：‘莫不日夜掩腕瞋目切齿。’切与拗通。”从而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 广州 tshat⁷ < *tshjit, “七”：泰 t̥et⁷ < *t̥e - “七”
{ 广州 tshi:t⁷ < *tshit, “拗”：泰 t̥het⁸ < *d̥z - “擦”

上古汉语质部字可以和泰语 -et、-e:t 韵字对应：

广州 phat⁷ < *phjit, “匹”（野鸭）：泰 pet⁷ < *p - “鸭子”

广州 ki:t⁷ < *kit, “结”：泰 he:t⁷ < *hr - “菌子”

广州 soet⁷ < *swjit, “戌”：泰 se:t⁷ < *s - “戌（地支）”

1. 2. 4 泰语 tchau⁴ < *d̥z - (CT. 页 168)，现代泰语说作 t̥ha:u⁴，是后变的。它有两个义项，都可以和汉语对应：1) 早晨，如 tchau⁴tru⁵“清早”。《说文·日部》：“早，晨也。从日在甲上。”上古文献常写作“蚤”，如《诗经·七月》（《十三经》页 392）：“四之曰其蚤。”2) 在一定时间之前，如 ma²te⁵tchau⁴“很早就来了”。《左传·宣二年》（《十三经》页 1867）：“尚早，坐而假寐。”从而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 广州 tsou³ < *tsəgw “早”：泰 t̥hau⁴ < *d̥z - “早晨”
{ 广州 tsou³ < *tsəgw “早”：泰 t̥hau⁴ < *d̥z - “在一定时间前”

上古汉语幽部字可以和泰语 -au 韵字对应：

广州 kau³ < *kjəgw “九”：泰 kau³ < *k - “九”

广州 kau¹ < *kjəgw “鸠”：泰 khau¹ < *khr - “鸽子”

广州 ka:u¹ < *krəgw “谬”：泰 klau³ < *k - “发髻”

广州 lou² < *ləgw “牢”：泰 lau⁴ < *l - “（猪、鸡）圈”

广州 lou⁴ < *ləgw “老”：泰 lau⁶ < *l - “老人”

广州 lou² < *ləgw “醪”：泰 lau³ < *hl - “酒”

广州 lau² < *kljəgw “谬”：泰 khiau¹ < *x - “绿”

广州 sau⁵ < *srjəgw[’] “瘦”：泰 siau² < *z- “枯瘦”

1.2.5 泰语 t̥cha:ŋ⁶ < *dʐ- (CT. 页 168) 有两个义项可以和汉语对应：1) 工匠，如 t̥cha:ŋ⁶mai⁴“木匠”。《孟子·告子上》(《十三经》页 2754)：“大匠诲人必以规矩。”赵岐《注》：“大匠，攻木工。”2) 擅长，会，能，如 t̥cha:ŋ⁶phu:t⁸ “能说会道”。《文心雕龙·宗经》：“义既极乎性情，辞亦匠于文理。”泰语 t̥cha:ŋ⁴ < *dʐ- (CT. 页 168) 义为“象”，汉语“象”字中古音为‘zjan[’](“豫，豫”，徒朗切)，甲骨文已经有“象”字。这样，我们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tsœ:ŋ}^6 < *dzjan[’] “匠”：泰 t̥cha:ŋ^6 < *dʐ- “工匠” \\ \text{广州 tsœ:ŋ}^6 < *dzjan[’] “匠”：泰 t̥cha:ŋ^6 < *dʐ- “擅长” \\ \text{广州 tsœ:ŋ}^6 < *sdjan[’] “象”：泰 t̥cha:ŋ^4 < *dʐ- “象” \end{array} \right.$

上古汉语阳部字和泰语 -a:ŋ 韵字对应的很多，如：

广州 tho:ŋ² < *daŋ[’] “唐”：泰 tha:ŋ² < *d- “路”

广州 tho:ŋ⁴ < *daŋ[’] “盪”：泰 la:ŋ⁴ < *dl- “洗(碗、发)”

广州 o:ŋ⁵ < *aŋ[’] “盎”：泰 a:ŋ⁵ < *ə- “盆”

广州 kwo:ŋ³ < *kwaŋ[’] “广”：泰 kwa:ŋ³ < *kw- “宽”

1.2.6 泰语 t̥chin² < *dʐ- (CT. 页 169) 有两个可以和汉语对应的义项：1) 铅(lead or blacklead)。《说文·金部》：“铅，青金也。从金亾声。”与专切(jiwæn)。《玉篇》：“铅，黑锡也。”字也写作“鉨”。《书经·禹贡》(《十三经》页 148)：“鉨松怪石。”《音义》：“鉨，寅专反。字从亾，亾音以选反。”《疏》：“鉨，锡也。”从中古到现代，“铅”字的音韵发展在汉语方言中是不规则的。如：

A	B	C
北京 t̥hiɛn ¹	扬州 khæ ¹	长沙 yẽ ²
安庆 t̥hiɛn ¹	苏州 khe ¹	梅县 jan ²
西安 t̥hiɛ ¹	温州 kha ¹	厦门 iɛn ²
昆明 t̥hiɛ ¹		潮州 iŋ ²

从泰语说，声母和 A 组相同，但声调和 C 组相同。从整个台语看，“铅”字的音韵发展也是不规则的。西南支近于 A 组，如黑泰为 teun；中支近于 B 组，如岱语为 chu'n；北支近于 C 组，如迁江为 ju:n。2)习惯，熟悉，如 tehin²teha²“习以为常”、tehin²ta¹“看惯的”。《荀子·荣辱》(王先谦《集解》页 65)：“靡之儇之，鉉之重之。”杨倞《注》：“‘鉉’与‘沿’同，循也。”王引之说：“靡之儇之，即《贾子》所云‘服习积贯’也。”则“沿之重之”义当为“循习重复”。“沿”有“沿习”的说法，即“习惯”。这样，我们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 y:n^2 < *_{\text{cruan}}^{\text{r}} \text{“铅”：泰 } t\text{ehin}^2 < *d\mathfrak{z} - \text{“铅”} \\ \text{广州 } y:n^2 < *_{\text{cruan}}^{\text{r}} \text{“铅(沿)”：泰 } t\text{ehin}^2 < *d\mathfrak{z} - \text{“习惯”} \end{array} \right.$

汉语上古音元部字可以和泰语 -in 韵字对应：

广州 phi:n¹ < *phjian“翩”：泰 bin¹ < *b - “飞”

广州 hy:n¹ < *hnwjan“喨”：泰 jin² < *n - “听见”

广州 ty:n¹ < *twan“耑”：傣西 tin³ < *t - “脚”

广州 y:n² < *gwan“獮”：傣西 min³ < *hm - “刺猬”

1.2.7 泰语 teha:i² < *dz - (CT. 页 169) 有两个可以和汉语对应的义项：1)男子，如 phu³teha:i²“男人”，dek⁷teha:i²“男孩子”。《方言·十》：“崽者子也。湘潭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若东齐言子矣。”《注》：“崽，声如宰。”现在长沙、南昌、广州、阳江等地仍然称“儿子”为 tsai³，但“宰”字现在广州读 tso:i³。郑张尚芳同志用“士”字与台语 teha:i²“男人”对应，这也很合适，《诗经·女曰鸡鸣》(《十三经》页 340)：“士曰昧旦”，孔《疏》：“士者男子之大号。”“士”“子”“崽”都是同源词。2)偏斜，降下，如 ta'wan²teha:i²“日西斜”。甲骨文有“昃”字，但写法从日从大，像日西斜，人影倾侧之形。知道甲骨文的写法，就可以知道汉台两语的“男子”与“偏斜”两义项同音之故。这样，我们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 tso:i^3 < *tsəg^{\text{r}} \text{“崽(宰)”：泰 } t\text{eha}:i^2 < *d\mathfrak{z} - \text{“男子”} \\ \text{广州 } si^6 < *d\text{zrjəg}^{\text{r}} \text{“士”：泰 } t\text{eha}:i^2 < *d\mathfrak{z} - \text{“男子”} \\ \text{广州 } tsak^7 < *tsrjək^{\text{r}} \text{“昃”：泰 } t\text{eha}:i^2 < *d\mathfrak{z} - \text{“偏斜”} \end{array} \right.$

上古汉语之部字可以和泰语 -a:i 韵字对应：

广州 ko:i³ < *kəg “改”：泰 kla:i¹ < *kl - “改”

广州 tsha:i¹ < *tshəg “猜”：泰 tha:i² < *d - “猜”

广州 si¹ < *sjəg “丝”：泰 da:i³ < *d - “丝”

1. 2. 8 泰语 təhu⁶ < * dʐ - (CT. 页 169) “名字”，如 təhu⁶riŋ²sian¹rai²“（请问）尊姓大名”。甲骨文有“名”字，从夕从口，以夜中自称名的意思来表示语言中的“字”，郑玄注二《礼》《论语》都说：“古曰名，今曰字。”（参看拙著《语言论集》页 170 小注）“文字”的“字”，泰语称(naq¹)su¹ (CT. 页 154)。su¹与汉语“字”(dzw¹)也同源。汉语“字”又有“生育”的意思，《广雅·释诂一》：“字，生也。”（《说文·子部》：“字，乳也。”）汉语“名字”的“字”是成人之后所起的“名”。《礼记·曲礼》（《十三经》页 1241）：“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笄而字。”取其已能生育的意思。既然女子许嫁才有“字”，所以后代称小姑娘等待媒妁做媒叫“待字”。台语称“名”为 təhu⁶ 也是取已能生育的意思，所以泰语 su⁵ 义为“媒人”“做媒”，如 mə⁶su⁵“媒婆”。西双版纳、德宏 su⁵ 义为“母水牛”，剥隘 ꝑu² < *dʐ - (CT. 页 169)“母水牛”，这个字可以和汉语“犖”对应。《广雅·释兽》：“犖，雌也。”王念孙《疏证》（页 386）：“犖之言字，生字之名。牛母谓之犖，犹麻母谓之孳矣。”从而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 广州 ts'i⁶ < *dzjəg “字”：泰 təhu⁶ < *dʐ - “名字”
广州 ts'i⁶ < *dzjəg “字”：泰 (naq¹)su¹ *s - “（文）字”
广州 ts'i⁶ < *dzjəg “字”：泰 su⁵ < *s - “媒人，做媒”
广州 ts'i < *dzjəg “犖”：剥隘 ꝑu² < *dʐ - “母水牛”

上古汉语之部字可以和泰语 -u 韵字对应：

广州 si⁴ < *djəg “市”：泰 su⁴ < *z - “买”

广州 ta:i⁵ < *təg “戴”：泰 thu¹ < *th - “戴”

广州 mou⁴ < *məg “姆”：泰 mu² < *m - “手”

1. 3 台语 *tə - 、*s - 和汉语 *t - 、*d - 、*s - 、*ts - 对应：

1.3.1 泰语 $t\acute{e}ap^7 < *t\acute{e}-$ (CT. 页 164) 有三个可以和汉语“执”($t\acute{e}j\acute{e}p$)字以及“蛰”($d\acute{e}j\acute{e}p$)字对应的义项：1) 握，拿，如 $t\acute{e}ap^7 mu^2$ “握手”。《诗经·击鼓》(《十三经》页 300)：“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礼记·月令》(《十三经》页 1380)：“执弓挟矢以猎。”2) 逮捕，捉，如 $t\acute{e}ap^7 phu^2 ra:i^4$ “逮捕歹徒”， $me:u^2 t\acute{e}ap^7 nu^1$ “猫捉老鼠”。甲骨文有“执”字，像一人两手加梏之形，义为“捕执”。《说文·幸部》：“执，捕罪人也。从札从幸，幸亦声。”3) 栖息，停歇。如 $t\acute{e}ap^7 lak^7$ “固定”“不动”。这个义项可以和汉语“蛰”字对应，《易经·系辞下》(《十三经》页 87)：“龙蛇之蛰，以存身也。”虞翻《注》：“蛰，潜藏也。”从而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left\{ \begin{array}{l} \text{广州 } tsap^7 < *tj\acute{e}p, \text{“执”：泰 } t\acute{e}ap^7 < *t\acute{e}- \text{“握，拿”} \\ \text{广州 } tsap^7 < *tj\acute{e}p, \text{“执”：泰 } t\acute{e}ap^7 < *t\acute{e}- \text{“逮捕，捉”} \\ \text{广州 } tsap^8 < *drj\acute{e}p, \text{“蛰”：泰 } t\acute{e}ap^7 < *t\acute{e}- \text{“栖息”} \end{array} \right.$

上古汉语缉部字可以和泰语 -ap 韵字对应：

广州 $ka:p^7 < *kr\acute{e}p$, “睂”：泰 $lap^7 < *hl-$ “闭(眼)”
 广州 $la:i^1 < *l\acute{e}p$, “拉”：泰 $lap^8 < *dl-$ “磨(刀)”
 广州 $ta:p^8 < *d\acute{e}p$, “踏”：泰 $thap^8 < *d-$ “踏”

1.3.2 泰语 $t\acute{e}au^3 < *t\acute{e}-$ (CT. 页 165) 有四个义项可以和汉语“主”($t\acute{e}ju$)字对应：1) 君主，如 $t\acute{e}au^3 phe:n^5 din^1$ “君主”($phe:n^5 din^1$ “国家”)。《广雅·释诂一》：“主，君也。”2) 东道主，如 $t\acute{e}au^3 pha:p^8$ 。《左传·僖公三十年》(《十三经》页 1831)：“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困乏，君亦无所害。”3) 物主，如 $t\acute{e}au^3 khɔ:ŋ^1$ 。宋·苏轼《前赤壁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4) 主顾，如 $t\acute{e}au^3 pra:t\acute{e}am^1$ 。宋·吴自牧《梦粱录》：“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泰语 $sau^1 < *s-$ (CT. 页 153) “柱子”，可以和汉语“柱”字对应。《说文·木部》：“柱，楹也。从木主声。”直主切(dju)。这样，我们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广州 tsy³ < *tjug“主”：泰 t̥eau³ < *t̥e - “君主”
 广州 tsy³ < *tjug“主”：泰 t̥eau³ < *t̥e - “东道主”
 广州 tsy³ < *tjug“主”：泰 t̥eau³ < *t̥e - “物主”
 广州 tsy³ < *tjug“主”：泰 t̥eau³ < *t̥e - “主顾”
 广州 tshy⁴ < *drjug“柱”：泰 sau¹ < *s - “柱子”

上古汉语*d- 和泰语*s- 可以对应，如：

广州 sap⁸ < *djəp，“十”：泰 sip⁷ < *s - “十”
 广州 tsek⁸ < *drjək，“值”：泰 sak⁷ < *s - “柱(拐杖)”
 广州 sok⁸ < *djəkw，“熟”：泰 suk⁷ < *s - “熟”

上古汉语侯部字可以和台语 - au、- a:u 韵字对应：

广州 yau¹ < *kug“钩”：泰 khiau² < *g - “镰刀”
 广州 kau⁵ < *kug“垢”：傣雅 xa:u² < *y - “污垢”
 广州 tsy¹ < *trjug“耄”：傣雅 ka:u¹ < *khl - “蜘蛛”

1.3.3 泰语 teik⁷ 有两个可以和汉语对应的义项：1)(鸟)啄，如 teik⁷ kin¹“啄食”，可以和汉语“啄”(tɔk,) 对应。《诗经·小宛》(《十三经》页 452)：“交交桑扈，率场啄粟。”2)拽，握，如 teik⁷ hua¹“拽头发”，可以和汉语“捉”(tʂok,) 对应。《左传·僖二十八年》(《十三经》页 1826)：“叔武将沐，闻君至，喜，捉发走出。”这样，我们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广州 tœ:k⁷ < *truk，“啄”：泰 t̥eik⁷ < *t̥e - “(鸟)啄”
 广州 tsok⁷ < *tsruk，“捉”：泰 t̥eik⁷ < *t̥e - “握”

1.3.4 泰语 tœai¹ < *t̥e - (CT. 页 164) 有三个重要义项：1)心脏，如 tœai¹ te:n³“心脏跳动”；2)志向，如 tœai¹ su:ŋ¹“志向高尚”，tœai¹ det⁷“决心”；3)心意，如 tœai¹ diau¹“一心一意”。“心”字的说法，国内侗台语除傣语与泰语一致外(如傣雅为 tœaw¹)，多具 - m 尾，如壮语为 sim¹(龙州壮语 ɬim¹“心，意”；另有 tœau¹“气，呼吸”)，仫佬 tœm¹；但“心思”壮语说作 sim¹ kai¹，仫佬说作 tœm¹ ci¹，这里的 kai¹ 和 ci¹ 都和泰语 tœai¹ 有关。于省吾《释心》(见《甲骨文字释林》页 361)肯定了甲骨文有“心”字，像人心脏轮廓形，与秦篆写

法相似，则“心”字上古音当为^{*}sjəm，可以和壮语 sim¹，仫佬 təm¹ 等比较；藏文 sems“心，意，识”（《格西》页 910），bsam“意志，思想，心”（《格西》页 941）也可以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泰语称“精神，情意”为 nam⁴t̥ai¹，称“言词”为 nam⁴kham²，这里的 nam⁴ 似乎是^{*}sjəm 的变体，与“水”义无关。有两个证据：1)“同心同德”，泰语说作 nam⁴nun⁵t̥ai¹diau¹kan¹，其中 diau¹ 与 nun⁵ 为对文，同义；t̥ai¹ 与 nam⁴ 为对文，也当同义；2) 郑张尚芳同志认为 nam⁴ 有可能与藏文 rnam – 有关。这个字在 rnam – œs“意念，认识”（《格西》页 483）和 rnam – rdog“思虑，想”（《格西》页 481）等词中都含“精神，心意”之义。汉语、侗台语、藏语“心”“意”“识”“思”等义项的关系极密切：“思”（*stjəg）是“心”（*sjəm）的动词用法。《孟子·告子》（《十三经》页 2753）：“心之官则思。”颜延年《五君咏》（《文选》页 303）：“阮公虽沦迹，识密鉴亦洞。”李善《注》：“识，心之别名。湛然不动谓之心，分别是非谓之识。”《说文·言部》：“识，常也；一曰知也。”段玉裁《注》：“‘常’当为‘意’字之误也。……意者志也；志者心之所之也。意与志，志与识，古皆通用。心之所存谓之意。”朱骏声认为“识”字（*sthjək）的古文是“志”字（*tjəg）。

台语 t̥ai¹ 西南支为“心脏”，中支有“心脏”“气息”两义，北支多为“气息”义，如武鸣 œau¹“呼吸”。汉语“志气”“气息”“心气”也常连用。这样，可以有下列对应式：

广州 tsɪ ⁵ < *tjəg “志”：泰 t̥ai ¹ < *t̥e – “志向”
广州 tsɪ ⁵ < *tjəg “(意)志”：泰 t̥ai ¹ < *t̥e – “心意”
广州 sek ⁷ < *sthjək “识”：泰 t̥ai ¹ < *t̥e – “心意”
广州 sek ⁷ < *skjək “息”：武鸣 œau ¹ < *t̥e – “呼吸”

上古汉语之部字可以和泰语 -ai 韵字对应（职部是之部的入声韵）：

广州 si³ < *srjəg “使”：泰 t̥ehai⁴ < *dʐ – “派，打发”

广州 i² < *rəg “贻”：泰 hai³ < *h – “给”

广州 tsɪ³ < *tjəg “止”：泰 tai³ < *t – “底下”